

姓名留言 qegg 登錄於: Fri Jul 30 04:43:56 2004

提到無國界醫生 我想起前陣子看的賴比瑞亞內戰的紀錄片
賴比瑞亞一直是美國最忠實的盟邦 在聯合國裡沒有一次跟美國唱反調的 國旗長的也很像 他們也像某些台灣人一樣 覺得自己是美國的第 51 州
去年以前 他們的總統是個殘暴的獨裁者 也是個戰犯 國內的叛軍約控制了全國三分之二的地區 在去年伊拉克戰爭正列時 賴國也爆發了激烈的內戰 叛軍用數個月的時間打入首都 而政府軍隊死守首都 準備決一死戰
當聯合國促賴國總統接受軍事審判時 那傢夥的說法是:[只要美國派出維和部隊,我馬上離開賴比瑞亞] 當然這也是叛軍的訴求 說穿了就是要奪權
結果等了好幾週 叛軍都已經在首都與政府軍僵持不下 平民老百姓屍骸遍野 還是等待不到美軍的蹤影
當時混亂的程度 連聯合國的人道救援小組都撤出了 留下來的 只有如無國界醫生(MSF)這樣的組織 因為叛軍控制了海港 當地有嚴重的飢荒問題

許多天過去了 有一天突然出現了美國海軍陸戰隊的蹤影 民眾都歡聲雷動 以為要停火了 結果原來那些 marine 是給駐賴美國大使館送啤酒的(海尼根)

極為戲劇化的 最後是以非盟*(AU)組成的聯合部隊進駐 內戰當天就結束 雙方停火還握手擁抱(註:以奈及利亞為主的軍隊 聯合國他媽的都不敢去)

停火了許多天後 那艘在港外(典型的隔岸觀火)停了幾週的美軍航母才進城 獲取最後的贖餘價值

另 外值得一提的是 在冷戰時期賴國有重要的軍事價值 所以一直有美軍駐紮 當冷戰結束美軍撤退留下了許多軍火及兵工廠 所以當地一隻來福槍只要 20 美元 非常便宜 那些叛軍跟總統的嫡系軍隊都是由十幾歲的孩子組成的娃娃兵 對人情事故毫無概念 把殺人當成舞蹈玩樂 人民夾在其中 苦不堪言

而正當 CNN 等媒體 24 小時追蹤伊拉克戰爭所使用的尖端武器時 世界各地都有各式各樣的苦難在發生

真正作惡多端的美國老大哥在世人眼裡像是正義之師 而真正做了許多好事的團體卻沒多少人認識

怡靜登錄於: Thu Jul 29 22:40:20 2004

中文版，來自 MSF 香港官方網站:

<http://www.msf.org.hk/big5/home/index.php>

28/07/2004

無國界醫生無奈決定完全撤出阿富汗
廿四年獨立援助 上月二日五同僚遇害

無國界醫生今天懷著無比悲傷及憤慨的心情，宣佈結束所有阿富汗境內的醫療救援項目。無國界醫生是次決定，是上月二日發生該組織五名救援人員在蓄意襲擊中被殺害事件後作出的。當時一輛明顯印有無國界醫生標誌的汽車在阿富汗西北部巴德吉斯省遭到伏擊，我們五位同僚被殘忍地槍殺。無國界醫生在全球一些發生最激烈衝突的地區中，提供醫療人道援助已經逾三十年，但今次以救援人員為目標的殺害事件，在無國界醫生的歷史上前所未見。

雖然當地政府官員已有充份證據向無國界醫生說明，策劃該次襲擊的是當地軍閥，但他們並沒有下令扣押或公開呼籲逮捕兇手。政府對謀殺事件缺乏回應，表明其無法履行自身責任，並且不能對該國領土上救援人員的安全提供足夠保證。

此外，在謀殺事件發生後，塔利班發言人承認對事件負責，隨後還宣稱像無國界醫生這樣的組織是為美國利益而工作，因此成為襲擊目標，並有可能在以後繼續遭到攻擊。這種錯誤的指控是極為不公正的，因為無國界醫生向來以救援行動獨立於政治動機為宗旨。該組織的唯一目的，就是出於醫療道德而向處於苦難中的人民提供援助，而且援助只會以他們的需要為基礎。這個恐嚇不能否認地反映出塔利班拒絕接受獨立及不偏不倚的人道工作。

在過去的廿四年，無國界醫生在阿富汗歷史上的艱難歲月，持續提供醫療援助，不管是由哪個政黨或軍事集團掌權。無國界醫生國際議會秘書長瑪蓮·布桑聶爾說：「從一九八零年起，我們就幾乎不間斷地與最脆弱的阿富汗人一起工作。現在我們決定要離棄他們，這真讓人憤怒和悲痛。但武裝分子要以人道工作者為目標並殺害他們，我們不能犧牲我們的志願人員的安全。最終，受苦的只會是病人和窮人。」

美國支援的聯軍一直希望利用人道救援獲取人們對其軍事和政治野心的支援。針對人道救援人員的暴力事件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無國界醫生譴責聯軍嘗試插手人道救援事務，並利用它來「贏得民心」。這種做法使提供援助不再被視為一種不偏不倚的、中立的行為，危及人道志願人員的生命，也防礙了向有需要人民的援助。就在不久前，今年五月十二日，無國界醫生公開譴責聯軍在阿

富汗南部派發傳單，通告當地人民如果想繼續獲得援助，就要提供有關塔利班和阿爾蓋達的消息。

只有在武裝人員尊重人道工作者人身安全的前提下，人道救援才可能進行。而自二零零三年年初以來，已有三十多名人道工作者在阿富汗被殺。很遺憾，同僚遇害、政府無法逮捕兇手以及塔利班錯誤的指控已經使無國界醫生無法繼續為阿富汗人民提供援助。

在志願人員被殺害事件發生前，無國界醫生的八十名國際志願人員及一千四百名阿富汗當地員工在該國十三個省份提供醫療服務。我們的項目包括提供基本的醫院層面的醫療服務、結核病治療及降低分娩死亡率等項目。在接下來的數周裏，無國界醫生將會把其項目移交給當地衛生部和其他組織。在無國界醫生撤離阿富汗之際，我們為失去五位同事而哀悼。在作出這個決定的同時，無國界醫生也為我們無法再幫助的人們感到悲傷。

smclxx

來自 bj 登錄於: Thu Jul 29 21:29:06 2004

右翼猶太恐怖份子將親手毀滅猶太民族.

陳真登錄於: Thu Jul 29 18:11:58 2004

MSF (無國界醫師組織) 是我最佩服的國際團體之一. 讓我非常訝異, 這批在各戰亂地區出生入死的醫護人員, 昨天竟然宣佈撤離軍閥割據(這些美國扶植的殘暴軍閥, 槍械武器直接來自美軍) 宛如無政府狀態的阿富汗. 他們已經在那邊服務了 24 年. 但是, 自從美國入侵後, 光是過去一年多以來, 被襲身亡的醫護人員就有三十幾個. 因為無法再繼續承受如此嚴重的醫護人員傷亡, MSF 決定撤離.

美國帶給阿富汗什麼樣的民主自由和繁榮, 實在沒有什麼好爭論. 但卻偏偏有許多阿西相信這些荒謬至極的謊言, 高唱什麼民主輸出. 所謂民主, 只是一種幌子, 人道救援更是荒唐可恨. 過去幾年來, MSF 再三發表聲明, 譴責美軍之所謂 "軍事人道介入" 是一種極其危險的欺騙, 陷中立的醫護人員於險境.

拒絕與美軍有任何接觸與合作的 MSF, 譴責美國直到最近仍在阿富汗散播謠言, 指稱阿富汗人若不協助提供塔立班政權的 "餘孽" 之消息情報, 將得不到任何人道救援. 這樣的 "軍事人道" 概念宣傳, 使得 MSF 被誤會與美軍一夥而成為民兵攻擊目標.

陳真 2004. 7.29.

P.S.: 底下是今天的中文報導, 報導中這段話 ("MSF 稱, 他們以援助來幫助贏得「心與心」活動, 並且取得了曾懷疑他們動機的阿富汗人 支援。") 完全是錯的, 意思正好相反. "win hearts and minds" 是美軍政策性口號, 用來欺騙世人, 是 MSF 一直在批評的一種軍事人道救援 不是什麼 MSF 的醫療活動, 差這麼多.

中文後面那篇英文, 則是 MSF 針對撤離阿富汗所做的公開聲明.

=====

2004.07.29 中國時報

阿富汗清真寺爆炸 2 死 無國界醫生組織撤離

【路透／喀布爾電】

一座阿富汗人用於選舉登記的清真寺週三發生爆炸, 造成兩人死亡。國際救援組織無國界醫生(MSF)表示, 由於安全憂慮, 他們在進入阿富汗 24 年後決定撤離。

該組織發表了一份對阿富汗美軍的強烈指責, 並稱救援組織目前已成爲明確攻擊目標。MSF 稱, 他們以援助來幫助贏得「心與心」活動, 並且取得了曾懷疑他們動機的阿富汗人支援。

曾獲得諾貝爾獎的 MSF 表示, 離開阿國的原因是擔憂該組織人員的安全。該組織有五名人員於 6 月在阿國西北偏遠地區的一次攻擊中遇害, 其中三人爲外籍人士。

加茲尼省(Ghazni)清真寺這次受到的攻擊, 是自 6 月 26 日以來在準備選舉過程中最嚴重的一次。當時在賈拉拉巴德一次炸彈爆炸中, 有三名女性選務工作人員喪生, 事件發生的前一日則有 16 名手持選舉登記文件的民眾遭到射殺。

MSF PULLS OUT OF AFGHANISTAN

After 24 years of independent aid to the Afghan people, MSF withdraws from Afghanistan following killing, threats and insecurity

Kabul, 28 July 2004

With a deep feeling of sadness and anger 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MSF) announces today the closure of all medical programs in Afghanistan. MSF is taking this decision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killing of five MSF aid workers in a deliberate attack on June 2nd, when a clearly marked MSF vehicle was ambushed in the northerwestern province of Badghis. Five of our colleagues were mercilessly shot in the attack. This targeted killing of five of its aid workers is unprecedented in the history of MSF, which has been delivering medic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in some of the most violent conflicts around the world over the last 30 years.

Although government officials have presented MSF with credible evidence that local commanders conducted the attack, they have neither detained nor publicly called for their arrest. The lack of government response to the killings represents a failure of responsibility and an inadequate commitment to the safety of aid workers on its soil.

In addition, following the assassinations, a Taliban spokesperson claime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murders and stated later that organisations like MSF work for American interests, are therefore targets and would be at risk of further attacks. This false accusation is particularly unjustified as MSF honours the separation of aid from political motives as a founding principle. The sole aim of the organisation is to provide assistance to populations in distress in the name of medical ethics and solely based on their needs. This threat undeniably constitutes a refusal by the Taliban to accept independent and impartial humanitarian action.

Over the last 24 years, MSF has continued to provide health care throughout difficult periods of Afghanistan's history, regardless of the political party or military group in power.

“After having worked nearly without interruption alongside the most vulnerable Afghan people since 1980, it is with outrage and bitterness that we take the decision to abandon them. But we simply cannot sacrifice the security of our volunteers while warring parties seek to target and kill humanitarian workers. Ultimately it is the sick

and destitute that suffer.” said Marine Buissonnière, Secretary General of 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The violence directed against humanitarian aid workers has come in a context in which the US backed coalition has consistently sought to use humanitarian aid to build support for its military and political ambitions. MSF denounces the coalition’s attempts to co-opt humanitarian aid and use it to “win hearts and minds”. By doing so, providing aid is no longer seen as an impartial and neutral act, endangering the lives of humanitarian volunteers and jeopardizing the aid to people in need.

Only recently, on May 12th 2004, MSF publicly condemned the distribution of leaflets by the coalition forces in southern Afghanistan in which the population was informed that provid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Taliban and al Qaeda was necessary if they wanted the delivery of aid to continue.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is only possible when armed actors respect the safety of humanitarian workers, more than 30 of whom have been killed in Afghanista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03. The killing of our colleagues, the government’s failure to arrest the culprits and the false allegations by the Taliban has regrettably made it impossible for MSF to continue providing assistance to the Afghan people.

Until the assassinations, MSF provided health care in 13 provinces with 80 international volunteers and 1,400 Afghan staff. Our projects included the provision of basic and hospital level health care as well as tuberculosis treatment and programs to reduce maternal mortality. In the coming weeks, MSF will complete the hand over of its programmes to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As MSF leaves Afghanistan, we mourn the loss of our five colleagues. At the same time MSF takes this decision with great sadness for the people we will fail to assist.

陳真登錄於: Wed Jul 28 22:10:24 2004

我批評的, 不包括底下這一篇談哈瑪斯的文章. 這文章, 我不認同, 但它至少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陳真

來自 老問題@一講再講登錄於: Wed Jul 28 22:06:58 2004

你們在寫什麼, 其實我看幾行就沒再看, 因為看起來很吃力, 思維一片混亂。而

這卻似乎是 華人菁英圈中的一種常態。連個最簡單的想法都講不清楚。

常想起劍橋一位女哲學家 Jane Heal 的名言，她說：「如果你無法把你的想法講清楚，那你也很難說你真的明白那個想法。」

我什麼時候說討論不需要理性，不需要資料？我是說，這類實證性且具體的問題，依各位菁 英的實力，理應能力上沒有問題才對。如果仍然言之不成理或連基本事實都搞不清，那就不 只是理性能力出了問題，而是誠意或態度問題。

你們討論問題的能力，的確也有問題，特別是推論；似乎無法集中精神在 “一個” 問題上，會天馬行空亂扯，全攪成 “一團”，像漿糊一樣。這不是一種什麼學術要求，這只是一種很基本的理性能力。常談這 個，很無奈。有時不禁要懷疑，人的智慧，互相之間，是不是真的有如此巨大落差？

還有，沒有人會反對自衛，但以壓倒性武力屠殺一群手無寸鐵的老弱婦孺，卻不是當代人們 的道德標準所能接受。那不是自衛，那是屠殺。

諸位這方面的道德水平，似乎仍然停留在比方說成吉思汗的時期；每到一地，稍有抵抗，則 全村屠戮而毫不以為忤。美國在越戰時，或是前兩年在阿富汗或上一次波灣戰爭，都有這類 心態和表現。

如果用歷史眼光看，人類文明進化或許迅速，但站在人極其有限的一生來看，滴滴血淚的灌 溉，其實是挺漫長的一個過程。

Chomsky 常強調一點，他說：關心公眾事務，一點都不需要特別的智慧。有人於是問他說，可是，你 寫這麼多這方面的書，難道不需要一種能力？Chomsky 指著窗外的除草工人說，他不覺得自己在這方面的能力勝過那位工人。

我覺得這些話很有道理。一個人不需要是什麼專家學者，依然能判斷是非，因為它實在不需 要什麼特別的智慧，它需要的只是一種適當的態度，願意去關注，而且不會信口開河。

像我之前根本沒聽過什麼黑色九月事件，但我只花了差不多一小時就掌握了這方面的二十幾 篇主要報導或相關文件或人權資料和書籍，也就是說，掌握了此一問題的基礎知識。這有什 麼難呢？為什麼連這樣的能力也缺乏，卻反倒口口聲聲要論述、要理性、要分析？

華人社會在知識上或智慧上，有著一種極其特殊的虛榮。這種虛榮，依我看，一

部份是因為 山中無老虎，於是猴子就想要裝出大王的模樣。

西方社會有很深的某種理性傳統，所謂知識或智慧，只是生活的一部份，就像 Chomsky 說的，「就好像人會走路一樣」，沒有人會因為自己會走路而得意非凡，凡事都強調走路的 不平凡。

它的確很重要，但它只是一種極其基本而根本不需要提起的東西。我每天要走很長的路去圖 書館或學校，如果我不會走路，我將很難做些什麼事，但我卻從未以走路為榮。我對知識或 理性或智慧的態度也一樣。

在西方社會，我好像從來不曾感受到任何知識上或智慧上的虛榮，但台灣不是，我想中國也 不是，他們特愛「論述」。論述很好，奇怪的是，這些以論述為尊為貴的人或社會，卻似乎 遠遠比一般人缺乏應有的智慧。

羅素說得沒錯：「人剛出生時，只是無知；但當他接受教育後，卻變成愚蠢。」這話用在華 人社會，特別用來形容文史哲或社會科學這些圈子，似乎特別有道理。

以前待在醫界，總覺得醫護人員非常無知，什麼都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背課本工夫一流， 思考能力卻很僵硬，而且毫無一般知識可言，只有某種狹隘的專業知識。

可是，逃出了醫界，到了學界後才發現，無知根本不是什麼問題，還有比無知更可怕的愚蠢 和虛榮。

以上所言，只是講個一般性，別無特定指涉，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陳真 2004. 7. 28.

?登錄於: Wed Jul 28 19:13:01 2004

哈馬斯要的到底是什麼？

在中東，每一次和平進程的開啓，與新一輪流血衝突的升級，如同孿生兄弟，形影相隨。奧 斯陸協議、戴維營協議、路線圖，甚至包括以色列讓步最大而阿拉法特又沒接受的塔巴方案，哈馬斯從來不表示任何興趣。正如很多專家所說，
“每當和平進程微露曙光之際，哈馬斯 的人肉炸彈和武裝襲擊總是如期而至；隨後又帶來以色列‘定點清除’的報復。”

那麼，哈馬斯要的到底是什麼？

“哈馬斯的目標是革命而非和平。”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董漫遠，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作為一個政教合一的激進組織，哈馬斯的目標是建立一個伊斯蘭教的政權。在哈馬斯眼裏，巴自治政府既不是敵人，也不是同志。”按董的分析，哈馬斯現階段的主要敵人是以色列，假設這個問題解決了，哈馬斯的革命仍將繼續，其目標會轉向法塔赫。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東問題專家殷罡的分析歸納，有助於解釋這個問題。

目前，巴勒斯坦內部有三種勢力，一是世俗力量或民族主義勢力，如阿拉法特創立的巴解組織主流派“法塔赫”，其目的是建立以阿拉伯人為主體民族的共和國。1982年後，法塔赫放棄建立“大巴勒斯坦”的目標，鬥爭方式也從武裝鬥爭變成政治解決。

二是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巴勒斯坦人民陣線”和“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陣線”，他們提倡武裝鬥爭和階級鬥爭，屬於左翼激進組織，但仍是世俗力量。

三是哈馬斯和伊斯蘭聖戰組織，屬於極端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團體，其目標是消滅以色列，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哈巴斯等組織的主張不僅與以色列無法調和，更與主流派法塔赫背道而馳。

哈馬斯精神領袖亞辛對激進理論的豐富“功不可沒”，他提出三個觀點：第一、實行革命必須使用暴力，暴力是敵人惟一能聽懂的語言；第二、必須主動進攻和戰鬥，不能等敵人下毒手後再出擊；第三、同時採取“精神震懾”方法打擊敵人，即，伊斯蘭革命者不能因為敵人強大就不主動出擊；即使以卵擊石，也算勝利，因為敵人在精神上遭到了震懾。

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總處於尷尬境地，因為巴以之間一直存在一種惡性互動：和平談判，巴以政府間的友好聲明和舉動——哈馬斯恐怖襲擊開始——以方開展清除報復，關閉邊界——巴方民眾傷亡，失業——肥沃哈馬斯生存土壤，加強鬥爭依據——新的和平談判開始——哈馬斯又開始襲擊。

巴以問題到底有何死結，為何總在和平曙光微現之際，又被刀光血影遮蔽？

“巴以之間進行的是一種畸形的較量！”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董

漫遠一語道破 其中玄妙。

和平是巴以雙方的主流期盼，“以色列內部儘管也有分歧和極端勢力，它畢竟是個民主 國家，有程式和規則的制約，主流意志能夠得到體現，政令容易貫徹；但巴方不僅分歧重重，而且派別林立，巴自治政府對極端勢力缺乏控制和約束，極端勢力反倒大搶鏡頭，掩蓋主 流意志。” 殷罡分析說。

如果以色列對哈馬斯的恐怖襲擊加以容忍，是否會加大和平進程的推動力，擺脫以暴易 暴的惡性循環？

“這絕不可能。” 殷罡認為，“以色列政府並不是沒有嘗試過，但沒有用。”

1994 年奧斯陸協議生效後，哈馬斯引爆了第一枚人體炸彈。此後，和平進程每有進展，哈馬斯都要將人體炸彈派到以色列的公共汽車上。拉賓採取的是忍耐政策，沒有報復，這一 政策遭到國內極端勢力的仇視。在 8 枚人體炸彈爆炸之後，拉賓遇刺身亡。拉賓的死訊傳到 耶路撒冷 O 控制區內，極端分子載歌載舞慶祝勝利，對拉賓充滿了蔑視。

2001 年 6 月 2，在特拉維夫海濱一個迪斯可舞廳，哈馬斯的炸彈炸死 20 多個高中孩子，當 時沙龍也沒有採取報復措施。

“以色列的報復和不報復與其體制和內部政治力量對比有關。” 殷罡說，“別忘了，除 利庫德、工黨和其他持各種觀點的猶太黨派之外，以色列議會還有幾個阿拉伯政黨和 10%的 嘿 B 議員！爲了平衡各派力量，不報復是不行的，報復過了頭也要遭譴責的！”

殷罡和董漫遠均認為，現在不可以預言“路線圖” 徹底失敗，路線圖只是遇到了困難， 經過各方努力，在暴力基本消失之後，取得階段性成果仍有希望。

Fu Jianhua 登錄於: Wed Jul 28 18:26:25 2004

爲什麼認定以色列清除蘭提斯是國家恐怖主義？

我對現在的國際社會深感迷惑，哈馬斯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恐怖組織，這一點，國際社會是承認的，也是一個無法否定的事實，但爲什麼國際社會非要來一點“撲朔 迷離”的朦朧美，美其名曰：激進組織與激進分子。舉個例子，網友“公民傅建華”粗言穢語，動輒罵人爹娘，或對社會有偏激看法，那麼說我激進是恰當的，假 如，我是一個殺人狂魔，不分男女老幼，甚至把一個月大的女嬰

都炸成碎片，那我還僅僅是一個激進分子嗎？說不好聽點，我自己都不好意思為自己作這樣的辯護。

哈馬斯實施恐怖主義的時候，國際社會很少有實質性的譴責聲音。即使有，也是含沙射影的、浮光掠影的、言不由衷的、環顧左右而言他的。一旦以色列出於自衛和防範，清除了一個恐怖分子頭目（比如亞辛、蘭提斯），各種譴責就如雨後春筍一般浮出地面，甚至還要在安理會提譴責動議，我的天啊，這是什麼樣的道德標準啊，成百上千的無辜死難者（包括一個月大的女嬰，包括還在母腹中渴望新世界而又尚未來到人世的小生命）被炸成碎片的時候，沒有任何人在安理會提出譴責動議，而一旦殺人兇手伏法了，就有一大批“人道主義者”、“國際主義者”、“正義的力量”在安理會提出義憤填膺的控訴，控訴以色列的“國家恐怖主義”。“殺人的恐怖分子被殺”這本來既符合道德，也符合法理，用得著悲痛意絕嗎？你既然譴責了蘭提斯製造恐怖主義，你就不能譴責以色列對恐怖主義的制裁，否則就是如我前面說的“言不由衷”，就如你譴責了犯罪就不能再去譴責制裁犯罪的人。（好比，我傅建華殺死了十個人，你既然譴責了我“殺死了十個人”，你就不能再譴責法庭“判我的死刑”或“我在拒捕中的被擊斃”，否則，我在九泉之下也有理由認為你對我的譴責是言不由衷的，而且，我可以認定你是和我志同道合的戰友！）[對不起，爲了形象推演，我扮一回罪可當誅的恐怖分子先]

特別是那個阿拉法特，最善於表演“掩耳盜鈴”的把戲，蘭提斯搞恐怖襲擊，他就假惺惺的來一點“譴責”，蘭提斯一死，他就暴露了本來面目，不但大罵以色列，還要降“國旗”，設靈堂，並高聲頌揚蘭提斯是“大無畏的勇士”，既然蘭提斯是“大無畏的勇士”，你爲什麼還要“譴責”蘭提斯發動的恐怖襲擊呀？你要表揚才對呀！其實說穿了，你阿拉法特壓根就是蘭提斯的總後臺，只不過是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罷了。總之，就是“既要當婊子，又要立貞節牌坊”，既不講規則，又要得盡各樣規則之下的好處。既想獲得搞恐怖襲擊活動的自由，又要獲得所謂和平談判的好處，天底下哪有這麼便宜的事？

對於蘭提斯之流而言，恐怖襲擊永遠是“正義”的；對於阿拉法特而言，當發生恐怖襲擊後以色列要緝拿兇手時，他是永遠要高喊“和平”的。不過，他只是要以色列：“和平地”容忍“巴勒斯坦對以色列實施恐怖襲擊”。阿拉法特以“和平”爲“恐怖主義”保駕護航，手段實在是高！

以色列對特定的恐怖分子頭目實施定點清除（之所以定點清除，是爲了儘量避免殃及無辜），是一種較爲文明和克制的自衛行爲，國際社會把受害者的文明自衛說成是“國家恐怖主義”，這實在是集體道德的墮落！

巴勒斯坦一直建不了國，一直沒有自己的家園，一部分原因在別人，一部分原因在自己。

1948 年聯合國大會決定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分別建國，幾小時後九個阿拉伯國家就

聯合出兵巴勒斯坦地區，他們不是爲了幫助巴勒斯坦人建國，而是爲了消滅以色列

列並瓜分巴勒斯坦。九國聯軍打不過只有一點民團的以色列人，但是他們瓜分了

原來屬於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巴勒斯坦人從此開始流浪。

五十年代，巴勒斯坦有很多難民住在約旦，並開始建立自己的武裝，在約旦國內

武裝割據，還把侯賽因國王視爲反動派，國王忍無可忍，派軍隊清剿巴解組織，

對巴勒斯坦人大開殺戒，巴勒斯坦人一度把侯賽因國王看作比以色列更壞的敵人

。

被約旦驅逐的巴勒斯坦有許多流浪到埃及，也支援過埃及與以色列的戰爭，但是

他們反對薩達特總統和以色列和談，還和埃及國內的反對派兄弟會勾結，薩達特

就毫不留情地驅逐了阿拉法特。1978 年，深受埃及人民愛戴的薩達特被兄弟會成

員謀殺，許多巴勒斯坦人拍手叫好，繼任的穆巴拉克再次清洗巴勒斯坦人。

阿拉法特把總部遷移到黎巴嫩，在那裏，巴勒斯坦人又形成了一個國中之國，參

與當地內戰，和黎巴嫩人結下了恩怨。1982 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趕走了阿拉

法特，然後撤兵。黎巴嫩人民選舉長槍黨領袖傑馬耶勒爲總統，不久，這位年僅

三十四歲的總統在長槍黨總部被炸彈炸死，據說這次謀殺與巴勒斯坦人有關，當

時的黎巴嫩政府請求以色列出兵維持秩序，長槍黨民兵對巴勒斯坦難民營大

開殺

戒，殺死了數千人。剩餘的巴勒斯坦人也被驅趕出黎巴嫩。

[這裏有錯，是先刺殺總統再內戰再入侵的，zxgg]

科威特是個只有六十萬人的小國，但他們接納了大批巴勒斯坦難民。當時，流亡

各國的巴勒斯坦難民在科威特生活最富足。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後，當地

的巴勒斯坦人對曾經慷慨接納他們的科威特人反咬一口，反去幫助伊拉克入侵者

。伊拉克失敗後，憤怒的科威特政府將與伊合作的巴勒斯坦人處以重刑，並把其

他的巴勒斯坦人驅逐出境。

冷靜登錄於: Wed Jul 28 17:15:05 2004

我 實在是弄不懂這位陳真先生。照您老人家的看法，討論問題不需要理性，不需要資料，只需要誠意。那我們還討論問題幹什麼？我倒是勸你有時間好好看幾本學術 書，各方面觀點的書都看看，有機會去以色列走走，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都接觸接觸，這比你那種閉著眼睛的誠意真切得多，也比那些經政客們過濾宣傳的材料可靠 得多。